

毋容用其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  
殃累不侵真常容契矣理國者於其外照  
察察繩非其政益頌而人益亂復能見微  
防患謹已守柔晦智舍輝任賢垂拱三五  
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明無道身於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  
道有唯施之長初三句明有知則行  
道以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  
有知之生辨後兩句歎益考之非道  
而以為戒爾○義曰前以特明其常  
為所替之至要此來有知行道所施  
長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趨邪徑雖  
處華服侈且曰廣虛處位者貪取  
財豐在下者空力竭以此為理誠  
謂富考欲使介然法者即其切服誠  
三義之條倫使為身之覺慎固其未  
寧人不為強使為身者即已宜欲持道  
謀財介然獨修  
可俟無者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介然於其有知欲行  
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為是皆所可  
畏也

既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取介  
然有知之兒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  
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介  
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夫無為清靜之化唯  
所施為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為  
道不以博識而探真道不可知之益遠  
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  
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答非不答

不知答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  
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  
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  
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為謂狂  
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為謂真是  
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離  
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  
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  
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  
無為曰知之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  
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  
無為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非道矣能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長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為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

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為即可致人好邪徑涉迹則非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

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為儒教之所重况修真參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讓黜佞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官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於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宜若茅屋乘椽無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牆者

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于太康嗣位樂于盤遊无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官殿崇高也雕牆者垣墻雕麗也

田甚蕪

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垣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值業

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國霸王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墮遊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力困矣如垣者積土曰垣言豐年稼穡所積如京如垣多也京大也

倉甚虛

注南畝不收無儲積也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得冗既多倉廩

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臣懷端慤奸邪徑塞正直門閉無華宇崇臺絕得遊冗食勸農則廩實靜理則人安至於操密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亦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淳華文彩飾裝理無  
爽也

帶利劍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  
武功者文德之補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  
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劍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

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

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過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  
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  
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  
為好而齊爽之得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逞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  
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  
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  
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定夫  
而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與齊侯懼有慚色既  
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  
魯君乃歸所侵魯郭謹龜陰之田此文事  
有武備也

獸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獸飲也

疏獸飲食也庖廚豐厚獸飲芳鮮上多玉  
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為道化不行農畝

弛廢而嘉羞美饌獸於庖墻疲人有凍餒  
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飲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歛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歛有

餘也未學不食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  
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  
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餘聚難盈聚藏有  
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  
夸夸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  
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賞奉其有餘傲然

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

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

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為國內尚  
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措據公府有

歎於梁肉貨財豐衍瓏曲榛蕪而伐善矜  
能大為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  
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  
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為盜

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為較鑿焉盜者說文云私利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賦既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勿竊無殊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宜謹戒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疏前章明好李而邪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事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法後吾何致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歎息照所知之驗○義曰立國以道德國不可拔率人以道德人不可離所以事國無窮子孫不絕其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國家修道而正其邦鄉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正天下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首在急盜李之行慎好德之心於國於身皆凶漸死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

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眾叛親離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為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善霸國立身之旨矣風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乘時立極任物為心四海歸仁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古公亶父之德始

王於邠迫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食吾之土地也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季歷生文王王文王為西伯律身修德而與周業八百餘年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過客止言嘉樂所奏看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為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相有祖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

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棄業無窮矣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木欲勞人之力乃

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剪不伐詩以美之也祖有功者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為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為農正其後子孫重文至于文王武王乃有杜稷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親盡廟桃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

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堯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景祿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選福受命其國運壽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

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為始修身理國先已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疏修道於家上和和睦故其德有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

一家修道善必有餘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鄉尊其長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肅肅禮樂純純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永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疏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德猶未徧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流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躬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為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萬國來王道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及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稱普也夫龍者喻陽氣也陽氣當于月初生潛於幽泉之底行丑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感其發主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於物也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昇中道可謂清淨真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九執中則永享天祿也以家觀家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疏以修家法觀家家人和睦則偕壽有餘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違五教動撥爰否上下崩離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善咸萃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和睦睦之於政即天下化之交相愛樂也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人盡修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教不行長幼失序貴賤陵虐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叶其序肅靜善順境泰人和也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役虐害其民疾毒汎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雨以時善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晉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以道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生人  
塗炭寰海判離骨肉仇讎狂搜塗地雖有  
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  
守也以萬乘之貴希死夫之生不可得也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

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  
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  
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  
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  
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跡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予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  
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  
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至慈愍物垂教敷勸重明於家  
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再自舉

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  
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

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  
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  
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

非物不為童觀之早上非九四未能觀光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

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  
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善在

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拔享福登其  
失道德則國削作危禍至身辱以為君臣

至誠得不自易哉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  
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為天下觀其已之

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為特處異地為衆所  
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

慎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  
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十六